

「發展」的發展

——面面觀與百年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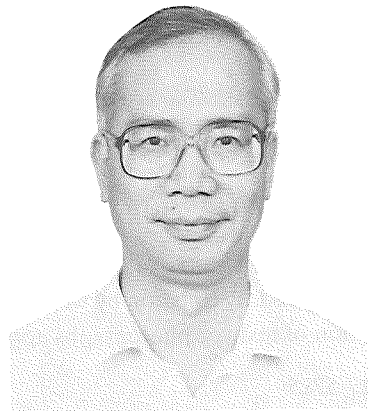
周候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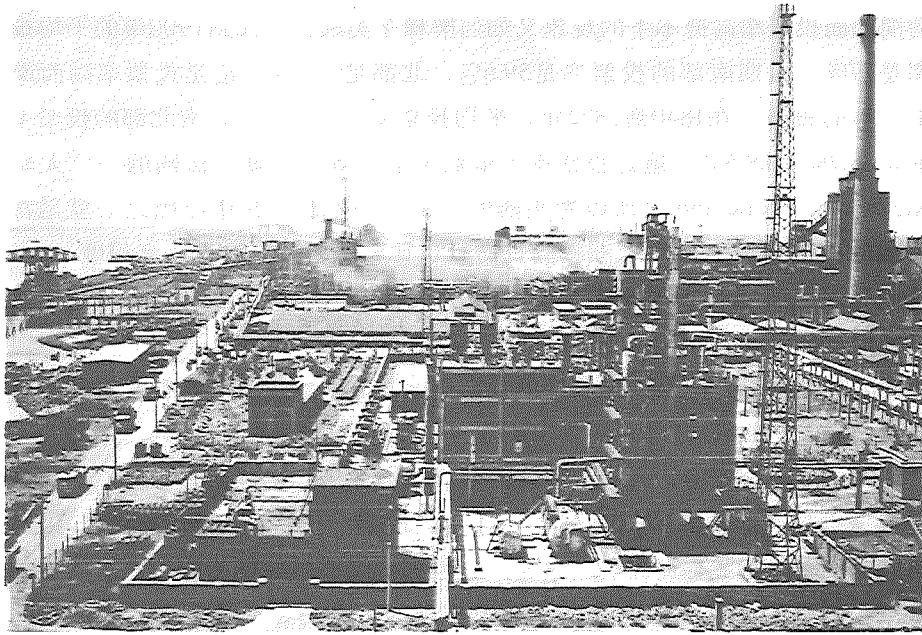
在二十世紀，許多知識分子都渴望現代化，國家都期待發展，民族也都認同進步。後進的大談發展計劃，先進的實驗發展援助。國際組織增設發展機構，學術界醉心發展研究。發展之聲，不絕於耳。

發展是甚麼？怎樣才能發展？這方面的爭論不少，結論也莫衷一是。到了70年代，甚至有人主張放棄發展這個概念，以免混淆視聽。然而，這一吸引人的概念仍然揮之不去，糾纏着一些讀書人和政治領袖。歸根究底，發展這個東西雖然模糊卻是模糊得可愛。縱然有人恐懼改變（凡是發展都牽涉改變），誰又會反對進步的改變呢？（不進步的改變是腐敗，不是發展。）

幾十年來，我們對發展的認識不斷在演化。早年的樂觀、急於求成，只顧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短視已經被許多新觀念所取代。愈來愈多人認識到發展是一群很複雜的現象。發展既非必然，也不是沒有反覆的。

從整體的意義說來，正因為發展是複雜的，所以它不是必然的。發展牽涉到許多層面——政治、經濟、社會……等等。發展還有局部與全部之分。換言之，發展的目的可以是多方面的——經濟成長、民主參與、社會平等、政治穩定、獨立自主……等等。早些時候，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都以為發展和目的之間是調和的，故此擁有同時達到所有或盡量多目的的宏願。近二十年來的實踐經驗和研究成果卻顯示發展和目的之間存在錯綜複雜的關係。起步的先後、文化的背景，各種資源條件：社會的結構、政治領導的素質和決心、政策的調





配、國際環境，種種影響因素不一而足。例如有的理論認為經濟(急速)發展會擴大社會不平等：有人主張先發展經濟，期待經濟成果全面增加後能有一部分利益下滲到低下階層。這一假設後來也被推翻了。另一個理論認為民主參與固然會扭轉社會的不平等，但確可能要以經濟放緩或甚至停滯作為代價。也有人說，社會經濟發展的初期多半會導致慾望的升級和政治訴求的增加，如果疏導無方，會誘發政治或社會的不穩定。倘若這些說法和其他類似的理論可信，那就表示只有局部發展是可能的，整體發展只是偶然可能的，而絕非必然。

理論的辯爭雖然眾說紛紜，但起碼反映了發展的困惑，困惑背後的價值吊詭，和選擇的困難。正因為選擇往往操縱在政治領袖手裏，而政治領袖的考慮往往取決於發展、不發展和如何發展才有利於權力的保留或擴充，因此發展更不會是必然的。

就概念而言，發展是趨向進步的改變。就事實而言，發展不是沒有反覆的。試以美國的投票發展來說明。

自立國以來，美國人對總統和國會選舉的興趣是反覆下降的。戰後美國的總統選舉的平均投票率是50%多，與歐洲民主國家同期的80%左右比較，相形見拙得多了。一種簡單的辯解是美國人對他們的生活够滿意了，因此沒有必要參與政治。另一種複雜的辯解是民主並不需要人民真正熱烈參與政治，只要有參與的權利便行。人民不熱烈參與政治，正好讓政府有效率地統治。另一方面，因為人民在必要時會使用他們的政治參與權，從而使有政治野心的政治領袖不得不在平時順應民情。這正是美國既有民主也有穩定的主因所在。

可是，60年代以來的各種運動(反越戰、黑人民權、女權、保護環境等等)風起雲湧，不是反映人民的不滿嗎？如果把這些運動辯解為投票之外的政治參與，亦即對投票不足的補充，那麼歐洲民主國家，尤其是德國有同類運動

的湧起而投票率高據不下的現象又如何解釋？美國在1876到1900年的平均投票率是77%。同期南部的投票率是59.6%，北部是82.2%。這是投票率高而南北不平等的證據。在1840到1872年，平均投票率是68.5%，而南北部的投票率分別是68.7%和68.5%。這是投票率不低而南北平等的證據。法國的一位大學者 Alexis de Tocqueville 之所以對美國的民主景仰不已，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當年美國的投票參與不但比歐洲較高，而且也比较平等（性別、教育程度、收入、區域等因素引起的參與分歧不大）。今天二十世紀末葉，多少學者反過來慨歎美國民主的危機！原因之一是投票率下降其實反映出的並不是短期的、參與模式間的技術調整，而是一種制度的長期衰敗。衰敗的形成有其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上的原因。

到二十一世紀中，人們依舊會盼望發展。發展恐怕依舊不是必然的。發展還會繼續反覆。然而我對發展——進步的改變——保持樂觀的態度。因為學術界對發展的認識是加深了，政界似乎也感覺到發展抉擇困難所要求的道德勇氣。關鍵是國家應當堅持思想言論的開放，好讓困難的抉擇是基於理性的推敲，而不是來自感性的武斷。

關信基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講座教授

憧憬和希望

蔣孔陽

二十世紀快要過去，二十一世紀即將到來。站在這世紀末和世紀初的交叉口上，有對過去的留戀和失望，也有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我不能夠預知未來，我只是想根據已經過去的經驗和事實，談一點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展望和祝禱。